



合花 黄色百

琼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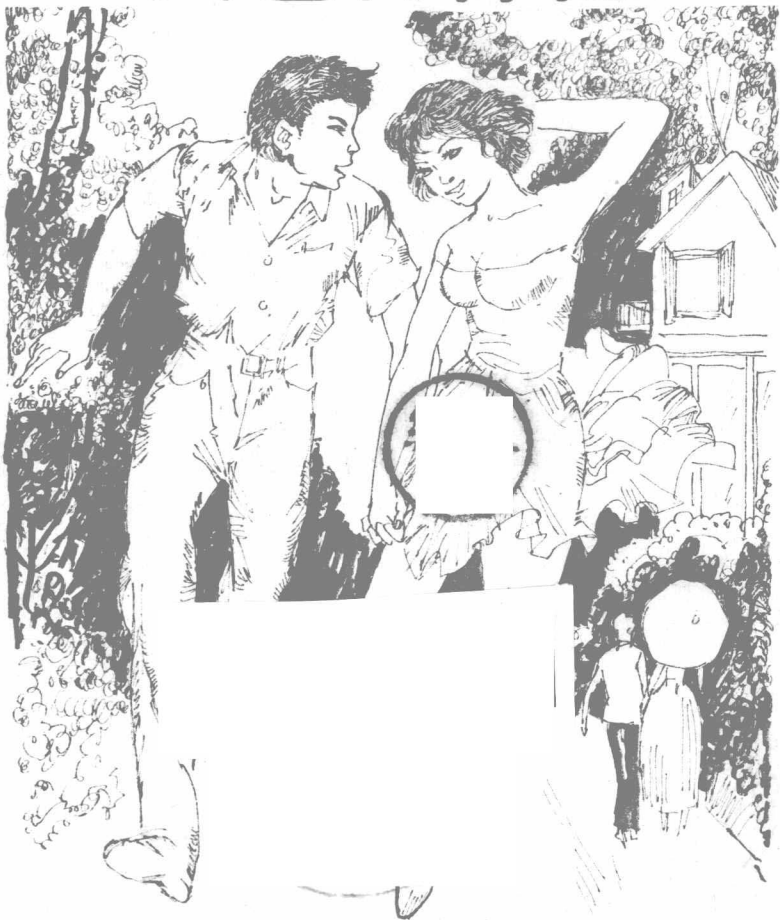
著

07.57

I247  
12

H S b H F

# 黄色百合花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京)新登字 172 号

**黄色百合花**

琼瑶心著

中国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中国石油报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5.25 印张 2 插页 87 千字

1993 年 10 月第 1 版 1993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

ISBN 7-5059-0921-5/1·653 定价: 3.65 元

## 内 容 介 绍

高春芳是明华卡通影业公司为数不多的一名女设计师。她模样标致，身材匀称，性格豪爽，作风泼辣，不少小伙子竞相拜倒在她的厂榴裙下。

然而，现代女子毕竟与古代女子有所不同。高春芳是开放型的女孩，当公司里的摄影师黄栋光对她大献殷勤时，她便投入他的怀抑，乐意为他献出宝贵的青春。谁知他们同居了一段时间以后，黄栋光另有新欢，远远地离她而去。

高春芳十分伤心。她坐在沙发上，静静地望着花盆里一株浅黄色的百合花发呆。她想，时代不同了。而今，男孩和女孩的交往是那样的平平常常；而今，一个女孩的贞操给了一个男孩，难道就非要跟那个男孩结婚？……

想着想着，她的心情平静了。于是，她擦干眼泪，摘下一朵浅黄色的百合花，攥在自己的鬓发旁，若无其事地去上班了。

天涯何处无知音？在某市，她与自己的学生、一个刚成年的年轻小伙子陈聪明一见倾心，双双坠入情网，如胶似漆，形影不离。然而，她与陈聪明的厮混，仅仅是生理上的一时需要，她不想与比她小好几岁的陈聪明结婚，尽管他向她提出过结婚的要求。最后，她还是毅然离开了他。

黄栋光使高春芳从一个女孩变成了女人，而她则把陈聪明从男孩变成了男人，一个名副其实的大男人。

不必惊异，女人同男人一样，同样有情欲，同样需要异性的授托，眷恋生命，追求美好的事物。

高春芳闪电般的与另一个男人结婚了，但是，她房间里的那一株浅黄色的百合花却早已枯萎！

# 目 录

1	青春闪光 .....	1
2	黄月亮 .....	23
3	飞天 .....	52
4	妹妹爱听流水声 .....	67
5	摘一朵百合花 .....	78
6	途经香港 .....	99
7	荔枝宾馆 .....	121
8	山村静悄悄 .....	145
9	蝴蝶真美丽 .....	154

---

(一)

## 青春闪光

高春芳没有留意被安排坐在旁边的一个男生，那个男生有时转头盯着她的胸脯看，高春芳只知道那个男生的眉毛很浓，黑漆漆的，别的都没注意看，一心一意画长着蝴蝶翅膀的仙女。

高春芳站在阳台上，眼睛望着远处静静流淌的新店溪，心里却想着另外一条小河。往事如流水，水波一波接一波，甜甜蜜蜜的事，奇奇怪怪的事，过去了，都不会再回头。

小张拉开玻璃门，张望她好几次。望着高春芳一动不动

---

的背影，恐怕惹她生气，又轻轻地把门合拢，折回客厅坐下。

站在阳台上的高春芳纹丝儿不动，只有一头长发在夏风中飘扬。

老爸曾经说过：“要做新娘的人了，把头发剪短吧，不要老是披头散发的。”高春芳回答说：“只要烫一下，给人家的感觉，就像是剪短了一样。”她不听父母和三个妹妹的权告，就是不肯剪短长发。连大妹妹的苦口婆心也不起作用。

高春芳在喜宴上，一会儿穿着雪白的婚纱礼服走出来。一会儿又穿着血红的紧身旗袍出来，身上曲线毕露，该凸的地方凸，该凹的地方凹；电烫过的长发蓬蓬松松，飘飘荡荡，引起来宾们赞叹和喝采。有一个睫毛很长的小姑娘甚至暗下决心：现在我就开始把头发留长，以后也要做一个有飘逸长发的新娘子。

新婚还不到两个星期，从“黛维丝”美容院烫出来的发型经过又挤又压和多次洗涤，已经不再卷曲，终于在阳台的微风中全部披散开来。

小张一面在客厅里忙碌，一面回头朝玻璃门张望。

天空阴沉沉的，芒草地后面的新店溪几乎不露痕迹地流向秀朗桥，没有一点波光闪动。只要朝左偏一下头，就可以看到弯弯的桥面，就像有个顽皮孩子把玩腻了的弯弓顺手架在溪流上。但是高春芳一直把头正对前方。冷不防小张凑到她耳边说：“春芳，风景真好。特别是秀朗桥。从这里望过去，简直是一幅‘长桥卧波图’呐。”

“好看个屁！你有心情看风景，我把位置让给你。”

小张一把拉住高春芳，“是我不好，又惹你不高兴。我就进去，就进去。”

做丈夫的像哄小孩似的把高春芳扶回水泥栏杆前，自己拉开玻璃门进屋，小心不发出任何声音。

小张把桌上的动画纸一张张叠好，拿起铅笔，认真地继续画下去。

小张和高春芳都在“明华”卡通公司上班，都是设计师，天造地设的一对，人人羡慕，个个夸。小张是艺专的毕业生，学历比高春芳高，又是高春芳所喜欢的高大健壮的类型。在办公室里，他们互相切磋技术。回到家里，二十五岁的小张对大他一岁的高春芳曲意奉承，有这样的丈夫，高春芳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高春芳心乱如麻，她刚才在午睡后又想起最近发生的一连串事情，一声不响地从认真画卡通的小张背后走过，独自走到阳台上发呆。

今天是星期日，小张还是把工作带到家里来做，为了弥补结婚后住在老婆房屋的愧疚，只有努力工作。他在客厅的八仙桌上非常小心的画着鸭群走路。五只鸭子，十只鸭掌，一步都不能走错，从上午画到现在，鸭群才走了四步。小张一张接一张地认真作画，五只鸭子摇摇晃晃地走路，千万要小心，一步也不能走错。

阳台下的一大片芒草在风里摆过来，荡过去，掀起一阵阵泼浪。起伏的草浪，比长年累月只会翻动细碎波浪的溪水好看得多。



---

的歌唱，高春芳觉得一点也不浪漫。

“别着急，别着急，你不要那么用力呀。”徐素芬大声说，高春芳握笔的手微微颤抖。

徐素芬瞄了一眼高春芳的西瓜皮发型覆盖的后脑勺，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线，从牙齿缝里挤出声音：“你喜欢凤飞飞的歌吗？”

“不喜欢。”高春芳说。

“那你喜欢什么歌？”徐素芬问。

“《Smoke Gats in Your eyes》。”高春芳头也不回地说。

徐素芬去看另一个女孩的工作。

那个女孩名叫陈金香，只比高春芳早来一天，年龄却比她小一岁。当时她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几年以后，彼此就会反目成仇，变成情敌。

“明华”卡通公对外宣传说，公司员工超过了一千个，实际人数是九百不到，流动量实在大，尤其是着色女工，离职原因只有两个：日夜不分的超时工作和低工资。

刚进公司的高春芳和陈金香，都住女工宿舍，在还没有认识摄影师黄栋光之前，她们俩是好朋友。

两个人在宿舍里互相诉苦，暗暗发泄对着色组长徐素芬等阿姨级老女人的不满，都觉得自己是喜爱美术的高中毕业生，结果跟一大群只读过小学和初中的女工混在一起，整天跟装着五颜六色的瓶瓶罐罐打交道，把沾着令人眼花缭乱颜色的秃头毛笔在赛璐璐片上涂涂抹抹，简直是误人青春。

的表情。

徐素芬慢慢合拢眼皮，又慢慢张开，“你把那段广告重复一次！”

高春芳的记性不太好，只是，她没有被眯眯眼吓倒：“全球规模最大卡通公司，艺术气氛浓，全体员工兄弟姐妹大团结……”

“还有呢？……”徐素芬很威风的说。

“……”高春芳朝天花板翻白眼。

徐素芬高兴地说：“算啦，不考你啦！告诉你，我们夏天有冷气。女工最合算，还有宿舍住，男工没有宿舍住……还有啦，一面上色，一面还可以听音乐，喇叭里放出来的都是很浪漫的音乐，听了不会打瞌睡。”

她把高春芳带到一张着色台前，桌子上方有一盏台灯。奇怪的是，桌子中央挖了一个大圆洞，圆洞下搁一个高春芳叫不出名字的锅子模样的东西。

徐素芬说：“这是灯箱。”呵，金属锅叫灯箱，怪不得里头也有一盏灯。灯箱的表面盖一块毛玻璃，正好和桌面一样平，有一点像锅盖，随时可以揭开来。

高春芳伏在桌面上，头上一盏台灯，头下是灯箱，在两盏灯之间工作。她把透明的赛璐璐片搁在毛玻璃上，在刺眼的灯光中上颜色。有两盏灯的威力，颜色涂得不均匀的地方，立刻暴露出来。

徐素芬不时过来检验成品，总会指出某种缺点。高春芳急得鼻尖上冒出汗珠，喇叭里正在播放“帽子歌后”凤飞飞

的歌唱，高春芳觉得一点也不浪漫。

“别着急，别着急，你不要那么用力呀。”徐素芬大声说，高春芳握笔的手微微颤抖。

徐素芬瞄了一眼高春芳的西瓜皮发型覆盖的后脑勺，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线，从牙齿缝里挤出声音：“你喜欢凤飞飞的歌吗？”

“不喜欢。”高春芳说。

“那你喜欢什么歌？”徐素芬问。

“《Smoke Gats in Your eyes》。”高春芳头也不回地说。

徐素芬去看另一个女孩的工作。

那个女孩名叫陈金香，只比高春芳早来一天，年龄却比她小一岁。当时她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几年以后，彼此就会反目成仇，变成情敌。

“明华”卡通公对外宣传说，公司员工超过了一千个，实际人数是九百不到，流动量实在大，尤其是着色女工，离职原因只有两个：日夜不分的超时工作和低工资。

刚进公司的高春芳和陈金香，都住女工宿舍，在还没有认识摄影师黄栋光之前，她们俩是好朋友。

两个人在宿舍里互相诉苦，暗暗发泄对着色组长徐素芬等阿姨级老女人的不满，都觉得自己是喜爱美术的高中毕业生，结果跟一大群只读过小学和初中的女工混在一起，整天跟装着五颜六色的瓶瓶罐罐打交道，把沾着令人眼花缭乱颜色的秃头毛笔在赛璐璐片上涂涂抹抹，简直是误人青春。

眯眯眼徐素芬总是大声嚷嚷：“着色要均匀！不能太薄，也不能太厚。你们要自己检验，不要让我太辛苦。成品放在灯箱上细细看，台灯不能关，上下一照，是好是坏，清清楚楚，逃也逃不掉！”

如果不是公司缺动画练习生，高春芳和陈金香也不会从二楼的着色组被挑选到三楼的动画组，苦苦熬了三年，在争取到“见习设计师”的职位后还不敢大意，一直到双双如愿做了设计师，正式调到七楼的设计部门。

收入和级别都提高了，陈金香立刻搬出女工宿舍，据陈金香说：有一晚睡觉时，发觉有东西在拉扯她头发。深更半夜的，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用手一摸，滑溜溜的，还会吱吱叫。天明以后她看到墙壁上爬着一只本地蟑螂和两只外国小蟑螂，还有一条肉团团的蜒蚰。吸在天花板上的壁虎正鼓着眼珠，像是瞪着她，又好像在白眼望天。陈金香当天就迁出了宿舍。

高春芳还是这样的节省，一点也没有搬的意思。陈金香不止一次的劝她：“芳芳，现在我们赚得还不错啦，不必这么寒酸，和那些女工住在一起。”

高春芳说：“现在晚上加班超过十二点，可以拿双倍加班费，有一百二十元哩！”

要是不住宿舍，等我加完班回到板桥，天都亮了。”

“如果为一百二十元通宵加班，你就中了袁老板的诡计。他为了让我们多给他做事，才会想出超过十二元再加六十元的事。袁老板是卡通界出名的铁公鸡，为了省一点点

钱，总是前思后想，肉痛得要死。多给六十钱，就能买人家的通宵加班？真亏他想得出！”陈金香朝楼梯口望了一眼，放心说下去：“这个六十元，那么好赚吗？芳芳，你是知道的，外国设计师一个小时的工资是多少？”

“我当然知道。”高春芳心不在焉地剔着指甲，“玛丽娅小姐是老外里头画得最烂的一个，光是她的工资，就是我们的十五倍。”

陈金香撇撇嘴，说：“我们赚十元，袁老板的财富也增加得越多，你没有留意？袁老板最喜欢在晚上到各层楼面走动，看到加班的人多，他会点头朝大家笑。看到加班的人少，脸就变青了，好像我们是前世欠他的……”

“他走过来了。”高春芳眼睛尖，说完就和陈金香各自坐在工作台前，抓起铅笔画图。

袁老板四十多岁年纪，小眼睛，鹰勾鼻，紧闭着嘴唇，看不出他的情绪是好是坏。

袁老板今天的心情很好，他刚才又接了一项画美国电视卡通片的生意，一共十三集，影片完成后，袁老板就可以把赚到的钱在泰国盖一幢专门制作卡通片的大楼。

小康家庭出身的袁老板，自有一套生财有道的方法，他不光要在泰国等国家盖大楼，还准备在亚洲的各大重要城市建造卡通电影制片厂，这些计划都深藏在他的脑子里，现在连亲信都不透露。

袁老板用轻快的步伐在七楼工作室兜了一圈，因为是白天上班时间，大部分设计师都会来办公，袁老板看在眼里

里，还算满意。一眨眼功夫，他已经一脚跨进电梯，准备下楼。

电梯降到二楼，徐素芬拿着颜料瓶昏头昏脑冲进来。“昨晚又加了通宵班，辛苦吗？”袁老板微笑着说。

眯眯眼徐素芬说：“不辛苦，不辛苦。”

袁老板又问：“女工宿舍的屋顶，最近还漏水吗？”

徐素芬笑得很尴尬，想了一会，才说：“好多了，好多了。”电梯门打开后，她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碰到下雨天，女工宿舍的屋顶总会渗水，要根治除非重盖屋顶。袁老板指示总务科的小潘修理屋顶也要节省金钱。派人揭开瓦补了几个小洞，就是不肯动大手术，虽然修屋的费用来自员工们自己缴纳的福利金，是每个月从他们的工资里扣除后汇集起来的。袁老板却很会盘算，要是福利金用多了，以后万一有重大的天灾人祸发生，钱不够用，就会动用公司的奖金赈灾。公司的钱，那怕只是动用一个小数目，也是自己的，动用自己的钱，就会心痛。

袁老板的财产是用作投资的，在这个社会，把金钱用在最适当的地方，就能像母鸡生蛋那样，会增加无数的小金鸡。受过高等教育、举止斯文的袁老板，始终相信：金钱万能。

女工宿舍的屋顶长出一棵芒草，还有一棵小榕树。芒草一年四季都是没精打彩的，青黄相杂的叶子随风摇摆。高春芳偶然会抬头朝上看一眼，芒草总是稳稳的扎根在瓦片之间，有时候枯黄的叶片比绿叶多，有时候绿色的成分多一

---

些。屋顶上的芒草跟地上的芒草一样，照样在深秋季节吐穗扬花，最后白绒绒的花絮全给北风吹散，吹得满干净。黄叶摇曳，等待来年看另一个秋天。

小榕树不见长大，也不见枯黄，不分季节，长年保持着不死不活的样子。高春芳有时候也会想：它是怎么样长上去的？有多少年了？小榕树在最近的一次屋顶补洞时消失了踪影。高春芳起初还有些为小树的命运担心，过不了多久头脑里的小树影子就不见了。工作实在忙碌，高春芳连自己的事都没有认真想过。

陈金香搬走了，高春芳回宿舍只是睡觉和洗衣服，极少跟女工们交谈，她觉得跟只读过初中的女工谈话是浪费时间。

女工宿舍是一座长方形的平房，塞在公司隔壁的一座破旧小巷里。到“明华”公司参观的外国贵宾络绎不绝，贵宾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女工宿舍的环境会是如此可怕。陋巷里大白天都可以见到奔跑的老鼠，老兵们饲养的老猫都跟老兵一样瘦弱无力，面对忙碌奔走的大老鼠，无动于衷。如果有人第一次找寻女工宿舍而又不仔细分辨，糊里糊涂就会走进老菜民的家。这里的每一幢房屋，都有斑驳的砖墙，夕阳的余晖远远照过来，橙黄的光影碰巧投在砖墙上，看起来真有情调。

进门有三个房间，每个房间放十来张木板床，都是上下铺。整个宿舍可住一百多人。洗衣间很小，好在一百多个女工加班时间不一样，从早到晚，都有人进进出出，女工们洗

衣服和洗澡的速度都可以媲美男生在服兵役时洗战斗澡。

高春芳跟大家一样，穿极少的衣服，光着胳膊，大腿全部暴露在三角裤衩外，见缝插针地找个空档，急匆匆地搓洗衣服。把长长短短的裙子、汗衫、胸罩和内裤吊在窗户旁，比挂万国旗还热闹，使得从巷子里经过的路人，看不清屋子里究竟有多少女人。

“明华”的卡通设计师不算少，住女工宿舍的，只有高春芳一个。

作为女工宿舍的老房客，她搬到一个窗口最大、屋顶漏水最少的房间，还要挑一个下铺位置。高春芳要求睡她上铺的女工必须十分干净，还有，爬到上铺时必须轻手轻脚。才进公司的美珍睡在她的上铺，美珍刚满十八岁，怯生生的，不爱说话。高春芳对美珍没有什么大印象，只觉得这个女孩的胸脯特别大，沉甸甸的，时常撞到床档上，劈劈啪啪的响。

在美珍还没有进宿舍前，女工们暗中给高春芳起了个“波霸”的外号，高春芳自己一点都不知道。双峰高耸固然是主要原因，高春芳挺胸秃肚地抢着进洗澡间的劲道，也是引起其他女工侧目的原因。美珍来了，温柔的美珍很讨人喜欢，再没有人提“波霸”两个字了。

徐素芬和高春芳同住一个房间，她现在对高春芳的态度已完全改变，还没有讲话就挤出笑脸。眯眯眼徐素芬现在连挤笑脸的机会也没有，加班回来的高春芳回到宿舍，往下铺一躺，很快就睡熟了。

高春芳对美珍满好的，故意当着徐素芬的面说：“我刚



---

进‘明华’时，也是从着色女工做起的，美珍，你也是高中毕业的，好好干，一定有前途，不像另人只读到初中。”

美珍低头望着自己的胸脯微笑，徐素芬假装睡着了听不到。

袁老板又想出一个鼓励员工加班的好方法：通宵加班到凌晨六点，可以拿一百五十元。女工们都认为加班费已经打破“明华”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生怕以后会降下来，当天就不失时机的加班到次日黎明。加班大军以女工为主。“明华”卡通公司的七层楼面日日夜夜灯火通明，袁老板和他分布在各层楼面的主管在雪亮的灯光中巡视不止，细察是否有人在加班的时间打瞌睡、或者晚上通宵加班而在白天养精神。

日积月累，高春芳拿了不少加班费，她很喜欢做设计，毫不犹豫就加入那支加班大军，日以继夜地拼命工作。别说是做正式设计，当初能够考上“见习设计”的职位，也是极不容易的。

那次录取的“见习设计”名额只有五个，参加报考的却有二十几个，都是公司里的想摆脱目前职位而又自认为画得不错的年轻职工，一连考三天，袁老板指示不能影响生产进度，都是工余时间留下来考试的，每天画一段命题画。高春芳第一天画了“仙女跳舞”，后来又画了“甜心姐妹手挽手”和“唐老鸭发脾气”。“仙女跳舞”的得分最高，高春芳把心目中的只有出现在外国童话故事里的绝色仙女精心描绘在白纸上，金发碧眼，背后有一对艳丽的翅膀，那是蝴蝶的